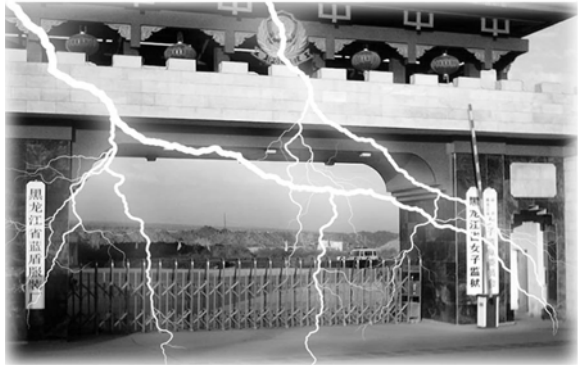




曝光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第 21 期 2010 年 10 月 12 日

用海外信箱给 ip@dongtaiwang.com 发电子邮件, 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锁, 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也叫哈尔滨女子监狱, 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是黑龙江省唯一关押女性服刑人员的监狱, 是迫害女性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场所。从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到 2009 年 1 月份,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先后非法关押过 750 多名法轮功学员, 到 2009 年 6 月份还非法关押 300 多名法轮功学员。

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监狱称转化), 恶警们采用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手段, 其血腥残暴,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比当年希特勒的集中营有过之而无不及。

◎双城孙志芬被警察带走后失踪

双城法轮功学员孙志芬, 被女子监狱关押迫害多年, 原本身体健康的她被折磨的精神恍惚、身体虚弱, 患上高血压、糖尿病等病, 生命垂危时, 监狱害怕承担责任, 才允许家属为其办理保外就医。孙志芬回家后, 经过两年多修炼调整, 身体日渐好转, 但仍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今年, 女子监狱要求孙志芬回去体检, 图谋把她非法收监。近日, 两名警察将孙志芬以体检名义带走, 之后孙志芬失踪, 但女子监狱却拒不承担任何责任。

◎大庆法轮功学员石玉霞被迫害致双腿麻木

2002 年 9 月 27 日, 法轮功学员石玉霞被劫入女子监狱, 下车后被直接带到三楼问还炼不炼了, 说炼, 就戴背铐, 一天 24 小时背铐, 从早晨六点开始蹲到晚间十二点, 睡觉也戴着背铐, 蹲 5—6 天, 导致她双腿麻木。

◎佳木斯金力红在女监被注射不明针剂

2006 年 2 月或 3 月, 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金力红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期间, 曾被注射不明针剂, 给身心带来极大伤害。以下是金力红本人自述:

2006 年的 2 月或 3 月, 我被非法关押在女子监狱的集训队。当时迫害我的警察叫王林鹤, 有一天, 犯人在门口说: 金力红, 王警官叫你有事, 让你到她办公室去。我去后在办公室没见到王林鹤, 却见满屋子黑压压的

都是警察。刚一进门, 有人非常快的把我左肩膀裸露了出来, 现在我回想不起来被脱衣服的过程, 当时就是非常快。从进屋到针扎在左臂上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甚至更短。注射不明药物的针头和打疫苗的细针管一样, 扎在我左臂三角肌, 我是搞医的, 看见那样的细针管就以为是疫苗。那时狱警陶丹丹就站在我的正前方, 离我一米多远, 队长吕静华在我右前方、坐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 陶丹丹和吕静华身旁身后都是警察。

针刚一扎上, 我问这是什么药? 没人回答我, 我又问这是什么疫苗? 犯人李宝菊(李宝菊原是伊春市法院职工, 因行贿被判刑, 是集训队里犯人的头)说: 啊, 是疫苗。紧接着陶丹丹狂喊一声, 喊的是我记不清了, 就是让我别反抗。我被注射完针剂后看见李宝菊显出少有的高兴, 这让我很疑惑。

被注不明针剂后一段时间, 药物在我身上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2006 年 4 月中旬我被转到五监区, 5 月初我舌头开始不自觉的伸出来, 后来越来越严重, 舌头又大又紫, 不自主的使劲往外伸。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减退, 连生活上的事都记不住, 甚至都想不起韭菜盒子是什么馅的; 正常的思

维也被打乱, 在监狱里算帐目时, 连减法都不会了。

我曾问过监狱医院的狱医马玲、院长赵应玲我身体变化的原因, 但是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

2008 年从监狱回来后, 有时舌头还往外伸, 有时舌头发硬个别字音念不出来, 只是这时自己有意识, 不象在监狱时连意识都没有。

◎穆棱市沈井娥含冤离世

穆棱市法轮功学员沈井娥, 2001 年 11 月 28 日晚被穆棱市政保科科长孔庆增等六、七个警察撬锁破门、闯入家中绑架, 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关押在女子监狱。她拒绝转化, 被关小号, 被迫跪在铺板上, 头贴在铺板上, 双手背铐在身后, 一动不动, 因为不让上厕所, 大小便都解在裤子里。小号冬天没有暖气, 一天两顿玉米面粥。寒冷、吃不饱还要承受酷刑和毒打, 恶警指使刑事犯人经常毒打她, 多次打的她大小便失禁; 另外恶警给她上大吊(将双手背后吊起来, 双脚离地), 她多次昏死过去; 多次被下胃管野蛮灌食; 恶警还不让她睡觉。沈井娥刑满回到家时, 多年的摧残与迫害使她身体虚弱到不能坐起来。2006 年 11 月 5 日含冤离世, 时年四十五岁。◇

SOS

人权罪犯狼狈台湾行 各界声援法轮功



(明慧记者唐恩综合报导)原定2010年9月29日离开台湾的湖北省委副书记、“610办公室”头目杨松,9月27日悄悄返回大陆。杨松在过去的一星期以来,被法轮功学员沿路揭露其迫害罪行,被迫一再改变行程,最终提前离台。这是一个多月以来,继广东省长黄华华、陕西代省长赵永永、宗教局长王作安之后,又一个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干狼狈离台。

上述四人都曾经在中国大陆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此次他们先后抵达台湾机场时均接获“残害人群罪”等刑事诉状。四人所到之处,从北到南,包括台东、花莲等地,沿途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手举横幅要求停止迫害。为了躲避其罪行被揭露的场面,他们或取消记者会,或躲在机场不出关,或到景点旅游时不下车。BBC、中央社、自由时报等国际中英文媒体多次报导四人遭刑事提告的消息,各界人士也谴责他们的人权劣迹,恶人自觉尴尬,提早离台。◇

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暴躁的脾气

◎我曾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我曾是一个脾气暴躁、性格高傲、傲慢无礼的人,进谁家的门,不是用手推,而是用脚踢。所以,在我们村里,谁也不敢惹我。

记的小时候,是在上初中念书时,有一次我和一个亲戚家的妹妹吵架,三说两弄,我拿起锄头(农村干农活时用的铁制工具)就打在了她的头上,当时把人们都吓呆了。高中毕业回家后,和母亲及二妹也闹起了矛盾,后来发展到了不和她们说话的地步。有一天,在生产队干活打井时(中共当时搞的“集体制”),井下的人要一把铁锹,我看见二妹也在下边,就一脚把铁锹踢下去,差一点铲在人们头上。当时井下的人很多,现在想想真可怕,如果铲到人们头上怎么办?后来又回到本村的学校教书,却也是经常打学生。有一次,一个女学生只因为上课没注意听课,我随手拿起用玻璃制作的粉笔盒打在了那个女学生头上,当时就出血了。

学生们除了上我的课没办法躲我外,一般情况下都躲着我。而且,打了学生也没有一个家长敢去告我的状。因为我和母亲闹矛盾,和母亲不说话,以致看到和母亲接触的人也烦她们。有时候,在家和母亲唠嗑的人看到我回来,这些人吓得能走就走,走不开的就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结婚后,因丈夫是个很孝敬父母、关心弟妹、爱

走近法轮功

法轮功亦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标准修炼人的心性、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目前法轮功已弘传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3000多项。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可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走亲戚的人,这就牵扯到经济上的问题了,在这方面我们俩经常闹矛盾,三天两头的打架,更主要的是影响了孩子的成长和学习。

我由于脾气不好,性格暴躁,只占便宜不吃亏,也使自己造了很多业,落了一身病,到处去寻医也治不好。

◎修炼后,我懂得为别人着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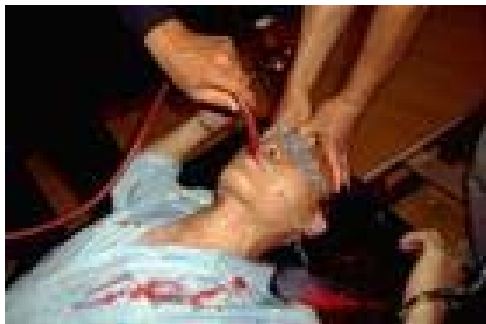
修炼法轮功后,我象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一样。因为法轮大法要求炼功人都要按照“真、善、忍”的特性去修炼,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就按照大法的心性要求去做。大法要求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我找到自己的很多不好的执着心、不好的习惯,也努力地在改。

从此,我不再生气了,脾气也变好了。多年的疾病(胃病、胆囊炎、慢性咽炎)都好了。夫妻之间也不闹矛盾了,对周围的人也知道关心体贴了,亲戚朋友之间也来往了。对母亲和二妹也不记恨了。

◎亲人都相信大法好

亲人们都见证了我修炼大法后的神奇变化,他们都相信了法轮大法好。特别是我的父母遇到谁就和谁说,我现在对他们怎么的好,是大法把我完全变了样。我每年都回去三趟(因为我离父母家有二百七、八十公里)看望他们,又买东西又给钱。现在全村的人都知道是法轮大法把我变了样。

每一个修炼法轮功的人和他的亲朋好友们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的美好,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已逐渐被世人所认清。真心希望越来越多的世人早日被法轮大法慈悲救度。◇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几年来对法轮功学员采用各种方式迫害，强行“转化”（强迫放弃信仰），对被强迫绝食抗议的法轮功学员，警察以所谓“挽救生命”的名义强行灌食，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野蛮残暴的迫害行为，使人随时都有窒息的危险，鸡西郭美松、哈尔滨毕云萍等都死于野蛮灌食。

灌的食物种类也不一样：有奶粉对水、有玉米糊糊、有浓盐水、大蒜水、辣椒水、芥末、白酒等，有时还在食物里掺不明药物。

灌食的方式也不一样：有插管（又名鼻饲）；有的把法轮功学员铐在铁架子上，由几个人强行灌食；有的把法轮功学员摁倒在地上灌食；有的倒控灌食。

灌食时，有的强行用工具把受害者的嘴撬开，甚至把几颗牙齿撬掉，一名法轮功学员从监狱回来后，一口牙齿几乎都没有了。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插管灌食长达三个月之久。每次插管，管子拔出后，都带着血丝。

灌食用的工具通常是胶皮管、开口钳（生孩子难产时用的扩宫器）。

灌食方式

（一）挂灌：把人背铐后按在栏杆上，两名男警站在其身后，一人用脚蹬住受害人的后腰部，同时使劲拉住背铐，使双手腕被死死卡住，另一人揪住受害人的头发向后仰，这样的姿势再插入开口钳，撑至最大，使人呼吸困难。这时用电筒照着气管，把胃管插入气管，使人背过气去，接着灌食。灌食后也不取出开口钳，插着胃管，吊着双手，绑上胶带，就这样挂在栏杆上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残暴的灌食迫害

达几天，口水流淌一身。

（二）牵牛鼻：将胃管一头从鼻孔插入，从口腔取出，和另一头两头拉住，来回拉扯，致使受害者血流如注，有时持续一个小时也不罢休，将人的口腔、咽部插肿、插烂。

（三）留止灌：将胃管插入后，另一头用胶带缠在头部，把人背铐或吊起或按坐在铁椅上，使人不能拔出胃管，长期插着，有的胃管都腐烂或长了绿毛。

（四）非食物灌：灌食的所谓食物是大蒜水、辣椒水、芥末水，不明药物、浓盐水（有的一碗里抓一把盐，有的四百毫升的水加入二两盐）、白酒，绝食的法轮功学员胃内空，灌入这些东西后，其痛苦可想而知。

（五）野蛮撬灌：数名犯人按着受害人的身子，踩着手脚，一人捏住鼻子灌矿泉水，灌不好就呛着。或者按住头、脚及全身，用勺子、螺丝刀、开口钳等撬嘴灌食。常有法轮功学员的牙齿被撬掉、撬松动。

（六）开口钳支灌：把人背铐或背绑上，将开口钳撑至最大，灌食后长时间不取，有时多达几天，使人事后难以咀嚼或下巴脱臼。

（七）点滴代灌：当有人因为长时间灌食，鼻肿、咽部肿烂无法插管时，就派人数个小时死死按住受害人全身来打点滴，直至不能再打时才放人。不久又灌食、不行打点滴，再灌食，如此反复。

灌食的间隔时间，起初五天、三天、二天灌一次，后来一天一灌，再后来就是一天二灌到三灌，被强迫“留止灌”的学员有时一天多达五次。

部份迫害案例

这一系列的灌食方式，灌食里掺进的有刺激性的食物或不明药物给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带来极大的摧残，精神上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

鸡西法轮功学员郭美松（右为

郭生前照片）就是因为长期灌食致使肺部溃烂，当人要不行时，监狱不想承担责任，于2003年3月6日将其放出，去医院手术时，大夫说肠子全粘在一起，根本治不了。郭美松当年5月8日含冤离世。

2002年10月下旬，哈尔滨法轮功学员毕云萍遭到迫害性灌食。恶徒强制给她戴开口钳，再缠满胶带，对其进行精神与肉体的摧残，使其发出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受尽折磨，毕云萍于2002年11月2日凌晨1点被迫害死亡。

2003年4月初左右，7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戴上手铐，背铐24小时。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王芳因看经文被叫到办公室，经文被掠走，王芳为抵制迫害绝食抗议，嫩江县法轮功学员陈伟君也绝食抗议，二人被带到便衣库，被插胃管不拔，管子一星期换一次，犯人说管子里都长了绿毛。由于多次长期遭受灌食，陈伟君和王芳胸部都痛，全身无力，咳嗽。王芳一天比一天瘦，胸部巨痛，后来去医院检查时，发现肺叶都被皮管烧没了，同年9月王芳含冤离世。又经过无数次的折磨后，2007年6月3日，陈伟君也含冤离世。

.....

悲剧还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上演着，希望您能伸出援手，和我们一起结束迫害，在这样的时

候，您的一个正念，都是对善良的呵护，对邪恶的谴责。

◇

郭美松
生前照片



三退人数超过8000万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及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在高雄市最热闹的商业购物中心前举行“全球声援八千万人退出中国共产党”记者会暨大游行活动。

中共邪党受全世界人民所唾弃。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台湾代表刘正义教授表示，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大纪元网站发表《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深入剖析中共的欺骗、残暴、流氓本质。中共建政六十年以来已经造成超过八千万人民的非自然死亡，为呼吁中共统治下的人们自我觉醒，退出中共及其邪恶组织，二零零五年二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于美国纽约成立，也由于《九评共产党》的发表引发了中国大陆人民的觉醒，纷纷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简称三退）。退党人数近年来更是滚雪球般地大幅增加，至今已超过八千多万。◇

多亏李洪志师父 我们的生命有了希望

【明慧网】我的二姨哥今年七十三岁，五年前做的肺癌手术，把整个肺切除多半个，呼吸喘气要短。出院时医生嘱咐，维持好了没问题，但千万别感冒发烧，那就危险了。我去看他时，二姨哥悲哀地跟我说：二哥活不了几年了……。

我把法轮功的美好讲给他听，并告诉他：大法就是来救人、度人来了。只要你真心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好你能遇难呈祥、逢凶化吉！千真万确！

哥哥听明白了，高兴的说：今天二哥真信大法好了！我今天生命有了希望，不悲观了。于是

他问我怎么算真信呢？我首先给他看了《九评共产党》，又给他讲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之后给他全家八口人都“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了。告诉他们全家三退全家福，远离邪党，远离灾难，才能有美好未来。

我把法轮功真相小册子等分期送去。二哥二嫂看完了，再把这些真相材料包好送到邻居报箱里、车筐里等，让他们也都明白真相得救度。并且有时出去看到外边地上扔的传单拣回来看一看，然后再送出去。

一次二哥激动的给我打电话：“妹子啊，这大法真好啊！”第二天我去看他，二哥说：“我喘气费劲时，身体难受时，我就心里想：法轮大法好！李洪志师父，我就信您的法轮大法！不知不觉身体不难受了，喘气也均匀了。多亏师父，我们的生命才有了希望。”

现在二哥二嫂活得很轻松，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成了他俩每天的必修之课，并互相督促，互相提醒：今天你念了“法轮大法好”了吗？◇



中秋下午，我到街上购物，碰上十年前在一个单位的同事，我们互相问好后，谈起了当前热门的退党话题，他爽快地同意退党。接着他说了下面一段故事：

2000年咱们单位宣布破产后，因为我是行政开支（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让我下乡包村三年。当时正是疯狂迫害法轮功的时候。

有一次，两个正要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截了回来，我当小组长，悄悄把他俩放回家。谁知不几天，乡长、

书记知道了，要我带人抓他们，我对乡长、书记说：“让我包这个村，这个村出了问题，我负全责；让我抓人，我绝不干缺德事。他们两个没有对社会及任何人造成危害，我抓人家我属于违法、侵犯人权。你就是把我开除了，我也不抓。”

最后书记拍板，每人罚两千元钱。我说罚钱我也不干。最后办公室的人让我给书记面子。那就给个面子吧，我找这两个人每人要了一千元，我跟他俩说好，这一千元如果书记不追我就不上交，我给你们攒着。后来书记真没有过问钱的事，风头过后我悄悄把钱一分不差地还给原主。

三年过后，我调到县局机关当视导员，工资不少拿。现在我又到一家私营企业打工，每月二千多元，我的生活美着呢。宝贝女儿也结婚了，工作单位挺好，姑爷单位也挺好，她妈也办了退休。这几年干什么什么顺。

我说：“你这是善待法轮功学员的结果，法轮功是天法，善待法轮功学员，天赐幸福平安。”

老同事连连称是：“我觉得也是，好人会得福报的。”◇

老同事的福报

